

谷子

张淑清

谷子低着头，灵魂一直站着。一棵谷子，生长在沙岭坡地，常常以沉默的形式，洞察人间万象。谷子不一定是村庄的，它有时会走出篱笆墙圈起的院子，到别处走一走，借着风雨，逆流成长。最后，结一枚金灿灿的穗子，无人问津不要紧，总有三两只花喜鹊，和它挨着坐下，一点一点把米粒揣进肚里，这是谷子心甘情愿的，没有谁逼迫它。鸟类和谷子也是朋友。

春天的时候，一块地醒了，接受锄头和犁铧的梳理，农具们最懂节令，该犁地时犁地，该锄草时锄草。村庄的先祖们，早早打造好一件件耕耘收获的家什，让其孔武有力，锋芒毕露。种子，经过精挑细选，通过一只手，落入地核。一场场细雨，一阵阵微风，一来一往。谷子就破土而出了，谷子伫立在村庄高处，望一眼，村子上空一缕一缕洁白的，比直的炊烟，愉悦地摇曳一下身子。一天一天，谷子与主人进行着旷日持久的交谈。谷子在完成一个使命——它被脱去壳后，进入一口锅里，经过高温熬炼，直至盛在一只瓷碗，喂养人的胃。谷子就是谷子，不曾高高在上，对世间万物，总是充满虔诚和敬畏。

人出生时是哭着的，谷子没有哭。谷子的疼痛隐匿在身体内，不想剥开被人发现。在村庄走过四十年，谷子始终活在父亲的手掌心，每年三月，父亲都择一块地，撒一些谷子，谷子在父亲的注视中，慢慢茁壮，成熟。谷子蜕变成小米后，有一部分被送给老亲旧邻，另一部分留在自家。千百年里，小米活在唐诗宋词的沃土上，也在经典小说中频频出现，它是几个时代的缩影，也是历史长河的标签。小米和父辈们坚守在大地上，在村庄，成为一座城市和乡村，不朽的雕塑。小米的气场和骨头，值得世人敬仰。

谷子是在村庄长大的，但谷子被收割后的命运，却是很颠沛。离开簸箕的谷子，变作晶莹剔透的小米，被捆在一只布袋中，坐一辆车，马车，牛车，四轮车，进了城市。灯红酒绿的繁华街头，谷子四下环视，这里没有绿草，没有一片土，它很孤独。红灯停，绿灯行，无论怎样高贵的车，都要按照交通规则来，谷子过了十字路口，上秤定量，进入一家家超市、酒店，一间间房子。那些房子，有奢华的，朴素的，古色古香的，也有简陋的。谷子来不及欣赏城市的风景，就被束之高阁，用时，泊在电饭煲或者其他炊具中，做富人穷人的一碗粥。小米煲的粥，极具营养，老少皆宜，产妇病人吃得最多，同时它也是城乡居民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。谷子不习惯城市快节奏的生活，它像背井离乡淘淘生计的民工一样，在劳务市场，站成一排，面前竖着一个牌子，写着各自的工种：木工，瓦工，力工，水暖工，电焊工。它们挤着一双茫然的眼睛，等待被捉走。有乡下来贩卖谷子的人，一布袋小米，二十斤抑或多一点，坐在市场的一处角落，袋口敞着，小米默不作声，听着稀稀拉拉的几个买主，和主人讨价还价，然后，又被码在卫生袋里，拎着去了另一家。谷子知道，横竖都是下锅的待遇，所以，遇事坐怀不乱，大义凛然地赴一次次死亡之约。谷子在城市车流湍急的环境下，经历久了，反而镇定自若。也许，这就是宿命。人何尝不是？

人从村子里出来，朝气蓬勃，想干一番大事业，殊不知，到城市后，碰得头破

血流。蔫头耷脑回去，怕人取笑，硬着颈项，活着。人没法活出谷子的气定神闲，谷子心里毫无杂念，生死由不得它，不如放下。人又像一粒谷子，住进面积不大的楼房，与鸟儿、阳光，拉开距离。很长时间，看不到一只麻雀，偶尔听一次鸟鸣，也是兴奋。城市的日头，总挂在三十层楼顶上，摸不着，看得也不清晰，不如村庄，不如云彩太阳，不如月亮星辰，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。

现在，我想村庄的人和物，只能驱车回去，换上以前的旧衣裳，刨地垦荒，把甬道的茕茕草除掉，清理清理落满树叶的院子，在房后种一块谷子，隔三差五，来老宅小住几日。谷子耷拉着头时，在地当间插一个稻草人，仅仅是吓唬吓唬雀儿，其实，鸟儿能吃多少？秋后，用一柄剪刀，收割，脱粒，鸟吃剩下的，足够我们吃半年。随着岁月的更替，对谷子的爱，已经扎根在心底，尘世沧海桑田，我依然波澜不惊，给谷子在村庄安一个家，留一块地，让它生生不息，同村庄生死相依，不离不弃。

唐朝诗人孙逖有关于谷子的名句：“刻石记天文，朝推谷子云。篋中藏圣札，岩下揖神君。”谷子深入人心，跋山涉水，走过很多城市和民族，谷子走的路，比我多几十倍，它行走江湖，美丽的烟雨江南，白雪皑皑的北方，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，从古到今。谷子一直意志坚定，活在民间的每一个有烟火的村落，山川湖泊，瓦砾石缝之间，活在一只碗里。谷子与生俱来的沉稳踏实，让我总想做一棵谷子，摒弃身上的浮躁、娇情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把人生的路走好。我搬来村庄的泥土，在花盆里种几棵谷子，护它周全，夜阑人静的晚上，我和数棵谷子，互相对视，心有灵犀，在远离故土的城市，抱团取暖，以解体内郁郁葱葱的乡愁。

我和谷子，不是爱情里的一见钟情，也并非偶遇，祖父和父亲，与谷子相偎相依，走过饥荒年月，父亲又教会我，如何种植谷子，怎么跟谷子相处。父亲说，谷子曾拯救过整个民族，以及不同时代的人。谷子是我们的恩人，任何时候，不要忘了谷子赋予人的恩情。我明白，一粒谷子，父亲视若珍宝，因为它能给人生命的滋补和延续。在城市，我时常看到有人丢在垃圾桶里的粮食，白花花的馒头，黄澄澄的蛋糕，香喷喷的稻米，有时还可以碰上完好无损的鸡鸭蛋，有老人捡起，这些丢掉的食物，拿回家热一热吃了。一粒谷子，它需要父辈们，弯下多少回腰，流下多少汗才收割到，计算过吗？

谷子活着是一种不卑不亢、不屈不挠的精神。一粒谷子，是一个村庄的告白，更是一个人深藏不露的心灵史，在不同身份的人手心里，走来走去。谷子是中国，也是世界的。谷子生在乡村，不全属于乡村，就似这里一个一个走出去的人，走到哪里，也洗不掉身上的肤色，血脉里的土腥味。

在城市待了十年，无风无雨的日子，给自己煲一碗小米粥，吃着粥，再点燃一盏灯，感受一下来自村庄的温度，暖着自己，同时也暖着家人。



伪装(漫画) 杨树山 作

红泥小火炉

耿艳菊

冬天是凛冽的，早上上班推开楼道门，寒气扑过来，一个干冷的世界。那寒冷即使站着不动，再犹豫，最后也要急匆匆跳进去的。抱臂走在路上，也算是有了拥抱，自己给自己的温暖，也果然暖了不少。

看路两旁的银杏树，干枝桠在冻得发愣的空气里僵着，不能碰，一碰就要摔倒似的。其实是苍劲的，它们蕴藏着春天的勃发，夏天的蓊郁，秋天的金黄，福气好的话，还会越过千年，像一首首古诗词在岁月的长河里发光发热。如白居易的两首诗，每到冬天都会想起，宛若感到冷时就要暖一般自然。

一首中学时课本上的《卖炭翁》，终南山中，伐薪烧炭的卖炭翁“满面尘灰烟火色，两鬓苍苍十指黑”，活得艰难辛苦，而他的形象在后人心中是亲切的，也怜悯，也感激。雪中送炭，炭是暖人的。一车千余金的炭却被翩翩两骑黄衣使者白衫儿劫走了，跋扈仗势者，尽管得意一时，而岁月终究是公正的。

有炭，再有火炉，任寒天绵绵，也不岑寂了，甚至会变得可爱，有趣味。另一首就是很多人喜欢的《问刘十九》：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火炉暖暖，新酒暖暖，和知己品画聊诗，畅谈人生快事。这是古时文人很平常的雅事。如今这样的闲情逸致是小资而奢侈的，寻常人内心里固然存有这份诗意，而要紧的却是眼前切切实实的生活。

情怀奢侈，小火炉倒是稀松平常。没有暖气空调的年代，冬日里，小门小户的人家总要在屋里生起一个小炉子，烧水、做饭、烤手，一家人守着炉子，暖胃，暖身，亦暖心，寒凛凛的冬天也就悄没生息地远走了。

不过，在过去的乡村，小火炉也算是奢侈的。乡下人守着几亩薄田，一所庭院，家

户户都是地锅做饭，柴火来之于庄稼杆，扫来的落叶，捡的树枝，是不舍得花钱买煤球买炉子的。然而，家里的孩子一旦去镇上读了中学，成了走读生，还没入冬，父母就会考虑着买炉子买煤球的事儿了。那时，下了晚自习，回到家差不多要九十点了，饥肠辘辘，直奔厨房，小火炉上搁着锅，锅里是父母留的热热的饭菜。端下锅，一边烤火，一边吃饭，饭食是简单的，这一刻的惬意幸福抵消了一路奔回家的黑暗和寒冷。

记忆中的小火炉还与一碗热热的米线有关，那是在县城一中复读的那年冬天，内心恹恹孤寂，暗沉沉的冬日更让人寒冷难过。下午放学后，我喜欢去门口卖米线的小摊子，两个小火炉，几张桌子。卖米线的阿姨爱笑，让人一见如故，温柔亲厚。只要有学生过来吃米线，她都会把一个炉子上的锅端下来，热情地邀你暖暖手。不大一会儿，炉子旁就围满了一群学生，甬管不认识，大家欢快地一起聊天说笑。卖米线的阿姨在另一个炉子旁笑咪咪地下鸡汤米线，5毛钱一碗，汤随便加，好吃实惠。

我一直记得我们在炉火边挤挤攘攘烤火的情景，那个旧日的红铁皮小炉子，一群纯真的年轻的笑脸。只有在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空前的轻松。在炉火的暖里，我并不认识旁边一起烤火的人，却并不孤寂。

张爱玲在《道路以目》中说：“寒天清早，人行道上常有人蹲着生小火炉，扇出滚滚的白烟。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。”我亦有同样的喜欢。两年前，我在老君堂住的时候，早上或者傍晚去后街买菜，路过老胡同，那里的居民依旧习惯在自家院子或门口生炉子烧水，滚滚的白烟家常温暖，亲切感扑面而来。

